焦氏澹園續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四目錄

墓志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四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四

墓志銘

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

義與有純心質行之君子曰俞定所公者與余同鄉舉以學相資益者垂三十年萬曆丁未九月二十有三日以疾終於正寢孫應台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櫬窆於縣湖汉東山之陽手排纘公事行走金陵謁余爲志銘曰先大夫治命也是其可辭按狀公諱霑字時澤定所其别號也封翁珮配

楊氏而舉公時古溪翁琰無子封翁不難割所愛以後之顧葉安人性嚴甚公事之加恭嘗語其子曰吾不至隕墜者得毋氏力爲多稍長古溪翁欲授司空城旦家言公意弗屑也發憤受經里中師牖自尅厲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負笈邑中無一力自隨寄跡所親宇下時公業志於道書孔矩二字壁間有所不得意則時時仰眡壁而又爲惜陰圖記某日行某事接某人有愧于衷臥不帖席讀書自爲程間以事出夜必補之止庵唐公慕而訪

六十金以爲常或曰儒於公非深交奈何若是公
曰昔朱暉感張堪一言輙爲之盡吾亦猶此矣覩
族之窶者若貧而弗竟學者稍裒裝振之并爲膏
火資他孀獨之食於公者未可指數特爲祠祀本
生父母而俾其嫡長孫曙主之與陸恭人相莊白
首無間長子幼既病幾不起恭人以嗣續爲憂飾
妾進之公却弗納晚年盜入廬先後所餘俸資爲
盡少選參嶽君又殇人謂公必有不堪者而亦未
嘗過哀一起山東再起江西辭不赴優游林居十

餘年惟與海內名流相切劘如楊復所管東溟鄒南皐顧涇陽同邑則吳安節史玉池兩公或面相討論或筆札相印可於善言善行穎然其順沛然其從浩浩乎不可以町畦窺也書多所涉而於易獨至晚節不復披覽危坐一室或問公靜功曰學仁而已語默仁也動靜仁也造次顛沛仁也更何功之有質疑問業者屨常滿戶外接之不厭人人得所欲而去大氐公爲人清明坦夷中外瑩徹無表暴無城府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望而知其有

道仁人也生平不喜著書門人輩強之爲作四子解以應所詰亦見其崖略矣歿前數月于周孝侯廟側擬築精舍聚同志發明正學詔來茲未竟而逝惜哉距生嘉靖丙申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二考古溪翁以公貴封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妣葉封安人本生父珮母楊移封亦如之配陸氏封恭人男一士章福建布政司參政與公同舉會魁學者以爲榮娶吳氏封恭人女二長適邑諸生史文政以節聞次適武進太學生董鍾瓚孫男一即應

台邑諸生娶郡諸生萬德緒女孫女一適金壇邑
諸生于玉桂曾孫男三南吉南熹南彭曾孫女三
婚聘皆仕族嗟乎自學失其宗迷沿聾襲類逐外
而忘反公獨豁然得其指歸可謂難已而謬云莽
於余言豈得魚兔而不忘筌蹄者耶銘曰
荆南蜿蜒游龍卷畫飛流淙淙篤生醇儒其中聖
遠眞人莫逢羣疑衆難塞胸從門入者非宗公起
明經孤童束修抗志自躬一超直入鴻濛下視迷
罔若封稍吐厥緒擊蒙信者若草偃風庸德易知

易從乃知苟難匪功表儀進退屬公稟然咸鳳鸞
鴻一旦翩翔太空祇遺德音喁喁我作銘章幽宮
千秋有光成虹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容齋金公暨配
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銘

贈御史容齋金公暨元配汪孺人以萬曆某年某
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矣而墓未有銘至是子侍
御忠士使使再拜稽首以幣狀抵予曰葬之未備
非敢後也有待也頃蒙　上恩二尊人獲封號以

有耀於幽幸子志之徵獨爲親榮抑以明吾　君
之賜乎胡敢辭按狀公諱坤字文載容齋別號也
世居休寧鼓樓村漢有侍中賞晉有金紫光祿大
夫順至公王父巖鎮公富好行其德于積湧公益
積而光大之於是言巨族者推轂金氏而金氏遂
豪新安矣舉子四曰乾曰輔曰弼公其仲也生而
美丰神奇穎凝重異於凡兒爲公車業未就從父
遊皖之宿松時邑人楊侍御守菴見而奇之趣爲
擇師授業越四年補松弟子員自是文名日起而

學益不輟性孝友丙至每肄業於松春出歲盡歸出必誠汪孺人曰毋不逮養矣必爲我孝吾父孝吾父必孝吾繼毋以寧父心孺人一切體公意甘毳無不備在松每食必思親所嗜徼所乏者重價購之親督治以致於家父年八十有八而終鄉里稱能色養者歸焉居恒不問家人產而任俠有氣好解推衣食人伯兄苦貧予之貲遣蒼頭佐之治生者數十年兄疾在牀第爲之調湯藥視食飲戴星來往者五閱月而兄卒含斂必盡其力二季貧

損槖以助卒亦歛之如伯兄因撫其子若女而爲之婚嫁蓋閭里人無不多公者過小孤至松之汚池見休寧程某丐于途公諭曰觀若貌非長貧者何自墮于此吾道建德山中饒穀而其登飯以枯蚌此固蚌藪也爾肩以往計二蚌升米可易即一行致數石不難且彼無魚而多茶倘以魚易茶獲且十倍孰與其坐斃也其人唯唯公傾槖一金爲置衣帽又解衣質五百錢資其行未暇問姓名也越十年公由建德歸一人揚揚騎而來熟眡公下

拜曰翁非鄉之活我者耶公錯愕已悉其故致公
邵中出三十金爲壽公卻之其人跽曰吾以公力
人今起家二千金何論此氊上毛乎公堅辭
如[illegible]予[illegible][illegible]與金一兩褐一端以報相與痛飲而
別侍御時隨行問曰此爲誰公曰斯人始貧而今
富人情諱貧不必暴其姓名也其深衷隱厚類如
此鄉人胡某販牛二百過公莊偶與隣人毆其人
前以逋賦遯十載矣會宗人獲而撻之輒自縊宗
人偵販牛者可嫁禍也訟之坐大辟公力證之得

脫胡曰生我者翁也以二十金謝公曰吾豈利若金者耶卒不受其人銜之不已明年購一驢朱鞍絲轡系書其背曰胡某報恩夜置於庭而去公追之不及乃已大抵古俠者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伐其功爲史所豔稱然馴行未著也公推孝友者以及其繼母推愛兄者以及兄之後昆爲人無疾言遽色訓其子也先行而後文臨財毋苟惠流於窮人卒非俠者所能及蓋其所種德遠矣汪孺人邑人天福女也歸公孝敬慈婉言動必以禮事

舅姑手自辦具瞿瞿懼不稱也事其夫敬如舅而
事繼姑不異所生人尤以爲難如公遊學語之曰
行不踰閾婦節也則守之終身去外家僅僅二里
許不輕一往歲時伏臘相問遺而已初甦子久乃
得侍御兄翕然不以其故少姑息甫離亂卽授之
讀夜則躬績紝以課勵之至夜分乃罷去後有婦
矣猶目視米鹽細碎不肯休自奉無文衣兼珍泊
如也以翁卒絕而蘇者再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因
壹疾後五年月而歿痛哉公生嘉靖癸未十二

月二日卒萬曆壬午九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孺人生嘉靖戊子九月二十日卒萬曆癸未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子二長即侍御忠士娶某氏封孺人次忠任娶某氏忠士前以進士令樂平奏最爲鄰國第一公贈文林郎如子官汪稱孺人至是遇　詔恩實授廣西道監察御史一再命皆美詞嗚呼盛已世非無皎皎之行爲人所稱述然矯爲盜名身歿而跡章者往往有之公夫婦身不越閾六十然行於里閈而惠洽乎親疏修

於胥微而名徹乎　黼扆此豈苟然者耶語云[illegible]年樹穀百年樹德天之爲報若取諸寄然有以邀

夫銘曰

櫰栩在山孰棟明堂和氏弗遇荆璞閟藏玉韞川媚木蕃而枝栽栽柱史潛德乃輝聲聞　九重錫祉流芬雙玉載瘞連理同墳　壐書煌煌兮碑廣隧後有考者其將在是

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淸潭楊公墓志銘

比部楊君伯隆舉進士與余同門相善也君所至有治蹟顧以直忤時輩躓輩起頃莅留都席未煖輙請急歸余問之曰親老矣古有三公不易一日者予獨無意乎君還甫四月而奉淸潭封翁諱蓋歸自數千里而及呼皋某復弗含斂也不謂非孝感矣君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手次翁事行而屬余爲志銘余曷辭按狀翁諱珂字克鳴別號淸潭先世江西淸江縣人自考雙塘公始遷綦江其隱德具劉太史[illegible]水部志狀中雙塘公

生三子翁其仲也幼明悟有器識讀書目數行下
雙塘公知其不凡擇師訓之至傾橐爲修脯資年
十七補邑諸生蚤負雋聲顧性嗜古不屑屑博士
家言以故扼有司者久之至壯乃餼學宮屢試高
等已卯秋比成都丞張公業以其卷薦矣會他房
有氣力者欲額外溢取一人總裁竟劖以益之監
臨使者但移檄奬賞一時士論譁然不平翁不以
屑意也下帷攻苦冀一再舉而竟弗售乃壹意進
伯隆兄弟而課之學歲戊午伯隆連舉有司釋褐

浙之上虞令滿三載以治最封翁文林郎如子官配王爲孺人　制詞所以褒揚隱德者甚至是歲翁嘗以明經起怏怏不樂就諸弟從旁史之已𦓤然曰吾竟以功名事付之兒曹邪遂具章服北嚮稽首以其貢讓之次者貽書伯隆勉答　君恩毋以身家爲念伯隆於治行益感勵入爲司空郎行河泗上已復移清源時權𤅢𤯝躪鄉邑翁避地合陽伯隆開之倉皇走迎翁偕孺人抵署中久之中人以權至者意恣甚而伯隆動以法自矩積不相

能搆爲蜚語動隣直指使者因被論列得左遷伯隆亟欲自白翁語之曰古人以無辯止謗第無媿此心足矣嘵嘵奚爲自是伯隆闇然內修而褆躬從政乃日益有聞稟翁教也生平內行甚備事父毋以共養篤謹聞迨殁柴瘠踰禮附身若棺者纖悉靡不愼已乃遍歷崖巖卜兆于龍角山陽期堪輿家某子甲安厝有日矣顧不至公徬徨無所出且哭且禱手荷鋤辟土四壁嶄然若天設者其人至則與公所營不爽尺寸人以爲有神授焉季弟

珮貫而溺於水翁求之七日不獲晝夜號水濱因
爲文禱於神願滅已身以贖悲感行路一夕甫交
睫聞空中語曰若弟至矣急披衣出而屍見卒得
斂而歸窆如翁志古云孝弟通於神明不虛耳弟
無子撫其二女如已出比長咸爲擇壻嫁之性寬
厚不設城府間挾二奚笥輿輕刀相羊佳山水間
縣値之不知其貴人也即羸衣草蹻無不延納貧
而欲有段者瑟縮不能自達翁徵其色隨盈詘振
之人人厭所欲而去負者宜不與較郡國守相邑

大夫歲時一謁鄉射之會勉一再赴非是公庭不一錯趾日閉戶讀書晚年學益進所爲古文詞率條暢典雅邑之名山勝跡寺觀琳宮屬撰記者十六七意興所到輒爲詩歌以自娛或讌集賓朋以棊酒送日而已居恒澹泊自奉伯隆間以綺衣進一服而篋之不時御也曰吾以惜福耳體貌豐偉神采蔚然雖年已踰傳而精力矯健無異少壯時每作字蠅頭細書纚纚千言無所苟能食酒與所善客飲不丙夜不休伯隆省覲間談金陵佳麗六

朝遺跡意猶勃勃飛動曰吾曩遊恨未盡其勝也一日蚤起櫛沐進七箸午猶對客咲談不倦漏下甫就寢聞喉中喀喀有聲王孺人偕子孫環向叩之未交一語而翁已逝異哉公生嘉靖癸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卒萬曆戊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太孺人王氏子五爲楝郎比部君娶處士羅芬女封孺人爲梁娶壽官陳嘉言女爲楫娶蔡恒濟女繼劉臬女爲橄娶封嘉珩女爲相娶故僉憲羅文蔚子羅允女皆邑諸生女一適諸生封

之曾孫八燁焜烜棣出燁焠粢出焌炳楫出燧檄

出燁煇諸生孫女七曾孫二善慶延慶曾孫女二

婚聘皆仕族夫以翁之材行一當　明天子坐論

作行何所不得志而令其抱璞以老宜翁之不釋

然於懷也晚而寄勝負於一枰溷升沈於百斛區

區世名何足以礙翁目睫而況有令子以竟其志

哉噫可瞑已銘曰

生世而奇若贏也其皆天之委翁贏於才而奇於

身乃又贏於其子大均茫茫與物為就而仁之有

後則閱百世而同揆蓋有不勝者天而無不定者
理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銳意問
學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
志偉矣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
聞之相繼哭因奉其主於恭簡師之祠祔食焉未
幾公仲子珍手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
按狀公諱志道字登之先世隸鄒之峴山弘治中

分隸太倉始占籍爲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暹
暹生江江生和世有家法和生鰲以公貴封某官
公父也封翁三子而公爲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
成人六歲就傅讀書一再過成誦稍長學日益由
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冠入邑嘉靖癸亥恭簡
師來總學政拔之稠人之中而授以學甲子奉師
意尋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如盱江羅先生東崖
王先生輩相與討論揚扢忽有省於中庸明哲之
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意豁如也會郡守蔡公

築精舍造士樾公主盟公言剴切聞者多警醒常言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與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節槩然後可與立身葢其自信者如此隆慶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事大司馬劉器其能事倚以辦駕部故薑貢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言於大司馬裁去三百餘艘撥江濟兩衛中資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衛之困稍稍甦矣他如清蘆洲均國課募水兵要

致悉舉江淮有一二悍卒讐千戸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歃血伺隙而起鬭者殊恐公夷然不爲動叵測者輙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癸酉　今上登元覃恩封父如其官母封安人甲戌丁封翁憂不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羨金若干爲襄事助公固辭服闋需次都下見江陵父歿不歸甚非之以舉主故不欲爲顯諍乃約沈修撰君典上書以諷江陵不能從會言者益衆輙疑謀出公業心銜之矣十一月補刑部貴州司

主事疑獄滯訟立得其情部有獄夜一人直之公
入以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於簿冀爲異日昭
雪地常省其寒饑拊其疾痛不以囚故棄也戊寅
春大婚禮成爲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疏傳都中
紙爲貴中勸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怒而
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廣東按察
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拔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
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
江陵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遷勑諭申憲綱請入粵

又上風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爲要人累嗾不得巳露章劾公然無可汚衊不過枝梧其詞以荅風旨耳時粤方中寇公履任一月即奉撫臺檄出清遠督兵條東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迹矣而得　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塡道贍送爲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

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於時壬午江陵
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臺疏
得僉憲舊銜致仕辛卯李敏肅言于冢宰陸公乃
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又有阨
公者乃决意乞歸有　旨回籍聽用而公宦途之
跡如埽矣當權臣横甚弱者靡之以爲利強者攻
之以爲名公獨以身折其衝而卒之無顯名無後
利豈不皭然不緇之心胸哉平生之學載所爲書
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閎博透迤

詞辯蠭涌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參證六經東魯之
矩收攝二氏以是行於已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
爲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
已嗟乎公爲人取獨立行一意而或至以違衆駴
世譏焉然古君子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涖之氓
知之鄉曲不知而千里之人信之者于公奚疑公
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距卒享年七十有二配陳
氏封安人子五士珩府學生先卒娶南昌丞周淵
女繼大學計可陳女次珍縣學生娶王國博子大

亮女次士瓏聘上林丞楊士選女次士璞聘湯給諫子一驥女次士珙未聘女四壻爲吳士文張鳴陽張世儁朱宗邁皆名族孫六人宗顏州學生宗會縣學生宗端宗游宗卜宗思曾孫一正法某年某月某日珍等奉公柩葬於吳縣鐵山之新阡銘曰

宜聖所嘆未見者剛矯矯管公不剛其方我材則尨孰曰不試學探其微孰曰非遂譬之源泉不演厥流有命在天抑又何尨君神冥冥陟乎太清其

降在此昭之以銘

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

同卿趙公貞甫與余同館意未始不相慕好也已公尊人司農公來爲南京兆又以公之愛愛余念公才器當爲國大臣其所建豎駸駸未艾也乃公已酉五月三日以疾逝聞者無不相驚悼有云亾之歎云司農公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阡而以吳太史狀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諱標字貞甫世居解之南扶東里曾祖諱景德贈

南戶部右侍郎曾祖母楊氏贈淑人祖諱良臣祖母王氏贈如曾祖父母父諱欽湯郎司農公母陳氏封恭人累贈淑人少郎穎敏秀俊異常兒就塾師課讀喜古文辭年十六補運司博士弟子明年餼學宮試輒冠其曹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子授江西道監察御史首請冊立 東宮劾太常卿徐元春罷之己丑丁陳淑人艱服除改浙江道御史疏三上皆關國體八月以直指如真定始至即論去郡邑吏貪墨者數人無

不人人惴恐相戒有望風解印去者癸巳予告丁酉除河南道御史上言時政以　詔旨不信上下不交臣節不振人情不安為四大患識者韙之是年如蜀庚子如齊故事使者多自嚴重即藩臬大寮無敢關說者公輙與叩便宜及吏廉貪豪猾狀亾所不傾吐參伍而行之同心相濟之勝前此亾有也蜀人采木至冷磧以夷梗道棄之縻金錢十數萬而折算之議復為耗曹格官民相顧錯愕公悉心擘畫所疏徙遺杉酌收解議留濟禁僞牒明

畢剌驟加派定餉算皆得請兩川之困稍稍息肩矣而播事起勢張甚焚掠無虛日經略狃撫議泄泄諱言兵公力陳應龍當勦狀而以三策上曰防曰餉曰戰賊所出入要害當增置參遊若而人犄之角之惟大將聽而餉者兵之命也惟是東征之餽自益出者若干緡若歲賦于陝者若干緡可議留也徃滇急大農索之蜀今蜀急當仍索之滇總之得緡數十萬而委督臣以楚蜀貴之精卒壓境軍焉募敢力深入者爲前鋒而多縱反間離其黨

令繳賊自贖勢必聽當是時公疏且十七上項之
遼陝之賦不行金錢自滇歸者二十萬用能享士
秣馬誠逆會於深谿絶崗之中不失尺寸皆公本
謀也自是俘其首亂數十人獻俘　闕下餘黨咸
帖服或鳥獸散蜀若更生而其之東也會歲大侵
青兖間道殣相望公盡發贖鍰以賑不繼則益撥
庫庾之伏錙量口而給所全活甚衆自鑛稅之興
貂璫藉以牟利而陳增者尤横片紙告密巷無居
人中貴之裔孫士弘者請以曹州祖地八百畝爲

縣官別墅實民間產也公亟抗疏諫罷之而露章
數增罪及鑛稅之害二語甚切至章雖寢不報而
其人亦稍稍戢矣壬寅司農公爲南京兆公例遷
尚寶少卿癸卯典河南鄉試所識拔後多知名是
年秋晉本司卿尋遷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
少卿視太常篆請補寺僚至再而司馬岸播事以
公謀斷功進一級丙午冬遷太僕卿督夷館如故
丁未　皇長孫生上　慈聖皇太后徽號用覃
恩進王父以下階而孫孺人稱淑人且任子矣戊

中冊封　益藩禮成而退餽贈無所受公素孝所
事二尊人齋栗志養郎燕吳數千里心無日不在
子舍也以使事覲司農公江干鞠跽稱觴者累日
其去之也泣下霑襟初公善食酒事輒游酒人
間不醉不止久之貌稍瘠司農公遺書戒之公瞿
然為之止會有少子之殤瘠益甚還里數月頭瘍
作主爵者推轂豫州幕府惟公宜公上使節乞休
沐無何而捐館舍矣距生嘉靖乙丑十二月二十
六日年僅四十有五惜哉公美姿容眉目如畫居

恒慷慨多大節然而見人小過輒覆匿之不使聞
視政蠹民隱如疾痛在身必爬梳之乃已所至以
一犢自隨咨當世之賢不肖而慎參決之所舉刺
人靡間言以此平生尤慎刑獄行蜀部籍酷吏趙
以俊罪狀劾遣之躬親爰書至夜分不寐平反大
辟前後至二百餘人於季友愛特至卹羣從兄弟
咸共槖中裝嘗念司農公守鳳翔班俸錢三族之
貧者公師其意宗黨交遊以婚葬待者數十人以
舉火待者數十家乃至申明枉結以無失孝廉胄

于文學者又十數輩稱力而施多所周恤六籍諸
子史靡所不該覽於左馬漆園李杜孟王諸家言
尤習奏議好陸宣公乃至一隸一草人皆藏去以
爲榮可謂彬彬質有其文已乃公所自期與天下
所期公者皆蘄焉而未盡效語云長算不如短造
信夫所著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孫淑人太常
少卿維清女子四長曙孫出太學生娶叅政鄭國
俊女次暐次暐次某女一許嫁中年今張應昌子
鳳俱側室出銘曰

中條滎河鬱鬱山川產非物寶惟士之賢詞館畫
英讜言正色有懷畢陳彌縫衮闕亦持繡斧戢暴
師戎貂璫斂手鬼方來同汲綆千尋其深未盡胡
材之豐而嗇於命解梁之原有崇其墳太史作銘
以燿後昆

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

曩余友潘去華負人倫鑒其於世閒人鮮許可而
獨稱石梁趙公不置余意其人蓋清眞寡欲超然
埃壒之外矣而夷考其行何斤斤當實不虛也公

以萬曆甲辰閏九月九日卒於京邸　上聞之遣
偉賜諭祭一壇命有司置傳以歸某年某月某日
葬三河前村山之原矣至是公子弘勳以中表司
李鄭君狀詣余請誌銘余夙嚮往公其奚辭按狀
公諱崇善字伯兼學者稱石梁先生系出宋清獻
公後有諱某者爲蘭谿尉遂家焉七傳爲梅莊公
諱懐謹以公貴贈如其官配郭恭人而生公幼端
重不妄言笑屹屹負巨人志十歲能屬文十七游
膠庠輙有抗心希古之意丙寅丁外艱毁瘠骨立

治喪戚易咸備坐是幾廢公車業一日竦然曰含
顯揚𣈆以報吾親益感奮淬厲於學讀書獅山茆
亭陋甚四無居隣雪夜有虎咆哮戶外勢甚獰而
擁襆讀自如丙子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婺源令
下車謁　廟諸生講時習章公曰某來樂與諸君
學幸終始以君子相砥礪至人知與否某不敢知
得諸君爲知己足矣尋徧訪高行折節下之退食
不入私室昕夕與衿紳談性學霏霏若吐芬屑曰
此余治心術也嘗念善爲理者不欲擾獄市而何

蕕吾巧爲其居官取文無害而已不爲文深苛細
舉行鄉約壹以身率之朔望集紫陽書院與士大
夫討論孔孟遺言已讀法爲士庶覶巳揖耆艾而
問之某鄉俗何若某善惡何若某有訟而下之與
論何若就是時決事人人泠然濯以清風也鸞相
在事議毀書院時福山紫陽在議中而有力者且
據福山自占公復之爲石林精舍單車野服集諸
生講授不輟每月兩課秋捐俸稍爲楮恩資舉鄉
飲酒禮賓介必廉其行實至日躬迓之與者率賢

行布衣虛懷乞言不徒奉爲故事也婺歙二邑爭絲絹之徑寖久朝命索豪右急意有所指公毅然執對大吏不能屈而止郡將徐以嚴治屬吏奔走脇息公一奉職無所徇徐不悅久之乃大稱服曰幾失一賢者會行履畝法公擇其敏而不欺者勞以巵酒曰毋相負事竣溢於額乃排其議均之上於撫臺撫臺他委覆覈溢什一諸役悉就逮公爭之不能得迺列其狀于臺竟直公縱諸逮人而以他事論罷前委者婺之人至今頌之不衰稅契例

解三千有奇餘以充他費時公私乏公獨寘簿請
識以郡印主者收受上之郡邑不與焉或從史公
留此以濟匱公曰是掩耳盜鈴吾不爲也故人有
所請戒勿與過曰不欲以故人得辠白姓發產研
墨公再入覲無所攜人有遺公綃帽者匿金冠其
中郎斥之出除夕客過公市肉以進客怪發無交
際乎公曰此邑之士大夫能信我也時人以公衙
齋方之僧舍蓋不愧清獻公之世云用治行異等
召戒行而旱走羣望徧禱出粟分賑得雨而後發

老稚前擁而號至車枳不得行久之士民謳吟不
巳肖像生祀公有嫠婦脫簪珥來助曰吾夫以里
役破家迨見事公費不半蔵而役竣恨不刺骨以
報也歲例淸戎無益而費巨檄下公袖歸私署不
以示六曹其獘遂絕于兩造平心决讞吏皆洗手
奉法若夫催科絕借文徵解絕那移冊籍絕飛灑
種種具在口碑公名不脛而馳至擬於桐鄉之朱
邑不啻矣詔厰授四川道御史請告再除山東道
上疏明公論正大典伸積冤語多忤執政公不顧

其按遼左也有暫免邊地行刑及勘議功罪考選
軍政改文武職銜諸疏乙酉再請告丁亥丁內艱
結茆墓側若無意于世者禫除姻黨爲勸駕庚寅
北上會文懿公首揆席法當避改尚寶司丞奉
命冊封益淮兩藩晉司少卿抗疏亟　臨御圖治
安及用人馭兵之要癸巳奉　命冊封楚藩再晉
卿疏冊儲備荒及銷釁致和之道已上備邊要議
是時言人人殊大約非戰則封公堅主守指畫明
析朝鮮亦疏公議可用太宰孫公鑨薦之太常少

卿提督四夷館公思有以稱塞迺上稽古親賢疏反覆殆千言不報再請告家食者六年益委心性命之學居常不與寒素家人數以匱告不應齋中止一研翳之以給庚子再起癸卯奉命册封益藩甲辰復命凡三銜命臚鞅錯於道而公之清節在所頌之矣已奉命考譯字生眂其秘爲殿最請謁一切謝絕公體素癯亾何疾且革友人詹問石來視疾公猶與之論學不輟一夕自診曰六脉已絕無煩醫矣頃之正容而逝無一語及他

第謂其子曰吾受國恩未報惟爾曹力學繼先志諸縉紳會哭於邸檢槖中裝才十數金爲醵金以賻始克襄事煢煢一子將廣柳以歸惜哉公望實旦夕且柄用徒以親嫌多自引屏跡田里人以是高之公逡廵謙弗居也氣度恬夷即與褊心者遇無不愧解去日啖菜羹脫粟飯一盂無玩好無媵侍一室中惟圖書茶竈瀟園香几而已入官歷年於祖遺田六十畝無少益同志過從一肉卮酒共談客去掩關宴坐凝塵滿席湛如也居恒無一函

入政府一字入公庭以爲常己丑歲侵衆嗷嗷待哺有謀居間者饋銀器數事至公正色麾之一時知交肅然而至急人之急則愉於己永康楊某鬻妻償宿逋且請爲役公憐而解橐裝贖其妻令攜歸不責其券此類公絕不以語人人亦罕知者事母夫人志物兼備晨昏定省終其身在婺六載田租悉歸之弟且歲斟俸與之撫其子如己出也性不好上人而言笑取予毫不以假雖卑幼見之必肅衣冠朔望謁祖廟畢必率子弟詣尊長致敬而

退非祭饗不殺牲雖肖翹之物不忍傷焉閒涉内典曰取其空寂澹泊與吾儒合蓋以證此心耳卒之日邑以鄉賢祀而婺亦祠之名宦無間言距生嘉靖壬寅十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元配蔣氏封孺人再封恭人女一適諸生章應科子二弘文娶舒弘勲娶祝孫男五世昌世衡世兆世珽文出世揆勲出嗟乎當世之欲爲完人者多割意榮塗以隱約信其志即貴而至公卿亦必時躓時起與毀譽錯而僅僅得完公仕宦踰三十年巖居者强

牛然非以引退爲名高也論其平生居家爲貞士牧民爲循吏立朝爲藎臣而揔之壹稟於學卒之勢不能緇讒不能間豈其所遘際然哉公之所養者深矣銘曰

世之學道以言爲身反躬多闕筆舌是陳公之學道以身爲言或出或處惟禮之閑攘攘而往如輻斯凑不啻而施何以大受時雖公推公不時卽泉趨明避先義後得如珠媚淵如玉潤山名德方升胡往不還蘭陰之原有銘揭揭岸谷可遷斯銘不

贈文林郎廣東海陽縣知縣少邨王公墓志

銘

起曹王君演疇余南宮所遴士也前令嶺南之海陽滿其考三年以績上吏部覈其績以聞於是起曹之父錫推贈海陽令母歐陽氏爲孺人中書撰制詞代　王言垂寵錫焉葢稱贈公者數年往矣演疇今歳冬復以起曹最奏司功　主上恩命當再至室中之主易以新題而焚　制書之副於墓

可旦夕跂也演疇乃排纘贈公事行屬余爲志銘
以待余曷辭按狀贈公字子信別號少郝系出王
子晉之後至唐司馬大獻公第八子思謙由祁門
遷建德宋祥符永一公又遷彭澤遂定居焉國初
永芳公出繼劉氏姑以次子貴贈按察司副使永
芳生景文景文生德珣德珣生滙滙生栢貢爲太
學生五世皆冐劉姓栢生應斗是爲石壇公復故
姓生子諸生一鶚一鶚生贈公石壇公爲山東學
職公從如山東讀書衙齋石壇公見公敏而恪大

器之曰此千里駒也爲博士家言業斐然矣而父
凶問至倉皇奔歸慟幾絶喪葬咸庀時家日落因
棄經生業轉販營什一爲養母計坐艅艎中手不
釋卷嘗曰此吾所樂不獨爲羔鴈計耳以其美規
爲子毋息宛轉佐歳而好施亍赴人之急嚴氏子
旅𣦸不收心哀之爲調棺斂經紀歸葬族中貧者
或授之室或資之學或䘏其𣦸知交待以舉火者
若而家至耗其槖裝不顧會石壇公歸譜事大興
宣歙諸宗雲集漿酒肉炙若流皆公主之譜以克

成有世父爲讐陷重獄公奮身代之訴方獄急世父鬻其田多與公田錯售者故難之欲併券乃可公慨然曰世父待此以死生於吾田奚有遂合券授之而以其直併歸世父其好爲德皆此類也石壇公病公視藥不解帶者且帀歲疾良已乃復賈於吳以何石壇公疾作竟卒公曰天乎使孤兩世而不得視飯含也哀毀甚當是時演疇蔪蔪見頭角矣公拊之曰不食吾王父祝者非是兒也耶何必我課書至分夜不倦且舉先訓戒曰孺子其

毋忝爾大父之志光復王姓其以昌吾宗望後之人也乃延南昌魏先生爲之師居歲餘魏止於家不來復遣之就學南昌演疇戀戀不能去公固趣之曰古有千里負笈者非人也耶何無丈夫志也行未幾公暴得疾卒演疇聞訃日夜奔馳哭踴兩目爲損已念遺訓攻苦力學以元宗自矢至壬辰舉進士歷二邑至今官卒蒙　恩命贈公志云生嘉靖辛卯某月某日卒萬曆乙亥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子三長即演疇配丁氏封孺人次演祚

配諶氏次演圖配陶氏葬邑大龍改葬太平坂之
原負辛向乙嗟乎贈公以子貴不爲異恩然惟公
含醇蹈義愛而能勞以有厥子演疇飭躬厲官揚
於王庭以知有厥父　明主錄勞閔孝褒及幽遠
不遺所自以逮有　恩命是皆不可無書銘曰
士有隱德約略備之其於世福所値者奇譬之良
農鑣蓑甫施是刈是穫壹以俟時詒謀孔臧奕世
乃競生雖有涯榮則未竟有來皇皇　王三錫命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

余舉於鄉實與公同籍主者爲鄞汪先生得公卷大奇之拔爲第六人錄其文以式公名藉藉四方莫不聞卒之視身端謹才猶茂著無愧所擧拔而世亦因被汪先生以知人之名不虛耳公以昨歲秋終於家子文明持狀乞銘於余余知公深其曷辭按狀公李姓諱國士字汝志别號正屏先爲洛陽人曾祖英始遷爲亳人英生杞杞生虎山世力農有隱德虎山公舉子三公其中子也生而端凝不與羣兒偶八歲遇月食家人求之不得公乃於

後圃端拜若營護狀人心儀公非凡器矣澤州孟
公守亳試公文置之首補諸生家食貧受徒以給
兩尊人甲子試楚耿先生所曰夫夫也江以北蓋
無兩者是年果冠其曹癸酉丁外艱益以行誼自
砥州郡欲一望其顏色莫能得也別駕孫視州篆
來訪見公居隘欲為廣之公遜謝乃止丁丑舉進
士得豐城令豐城巖邑也民苦煩苛公持法堅而
以禮化其俗聽斷無留獄鞫訊自赴無招保櫃銀
自投無奇羨清田畝得隱匿者萬計課士所賞識

多得僞無不服公之鑒者壬午將入覲適母訃至
公一痛幾絶會皇垂橐歸邑人爲祠生祀公抵家
杜門讀禮交際盡廢服闋北上以治最選刑科給
事中疏言治河恤軍二事　上可其議故事省中
疏先白政府公曰儻關白而有所撓將終不得言
耶竟以是與政府左而歲而出爲浙海防僉事公
軺車所至風清弊絶戊子台州大旱父老訴於公
公與約兩日當有應公精禱於關祠是夜雨隨澍
上虞令蔡叔逵者爲鄕豪金柱輩所持奉　旨鞫

問所為居間者萬方公不顧曰吾知有三尺耳金
卒伏罪大學士潘公晟子復泰幼悍僕與內戚構
釁於外公置構禍者於理而入其子潘得有後者
公力也晉四川參議所轄烏撒土官多悍戾相讐
殺公力禁止至於淸驛傳追積逋正風俗蜀人至
今誦之晉陝西副使淸西安四衛隱糧萬餘石為
臨洮行糧介胄士馬一時緝補以數千計火落赤
延安之警卒倚辦焉再晉隴西參政議劉公敏寬
功罪輕重得當人咸悅服所與革皆去敝安民之

要治邊間關萬里險阻亾所避討松山所捕斬甚
衆捷　聞賜金幣加俸一級一時同事者多致開
府公僅進粵西總憲人曰幸少委蛇得大展公曰
有義命在吾不知其他持法廪廪無少徇錫中丞
芳疏稱判如山門如水蓋實錄云旋晉右布政分
守蒼梧徑人與編民鬨跳梁甚咸議移兵以討公
但遣一幹吏諭之徑人盡伏辜所全活節省者不
訾思明之役調發兩省兵七萬公部署其事轉輸
亾乏兩臺因檄公監軍時暑雨瘴厲人爲公危公

出其不虞冠日而抵太平賊聞之氣奪公諭以脅
從罔治之意降者三萬四千人逆佑自裁斬獲八
十級獻馘者千計語具定西錄中是時威名大振
而經費無幾皆公本謀也晉山西左布政使藩祿
邊餉積弊一清乃直指難公伉直欲指議公而無
其端輒以老聞吏部方擬調而公拂衣歸矣歸日
絕口不及時事常語諸子曰吾歷官三十年未嘗
枉一事私一錢凡歷任不爲前人玷不爲後人危
爾曹識之性儉朴敝衣糲食終身不改至人有緩

急必為盡力孀姊幼甥撫養三十年如一日諸生
時積脩脯置少田宅盡分給兄弟事伯兄如父存
歿賴之友人支守教貧而無子以女妻其猶子俾
為支後故人侯某嘗窘公公謹避之及貴侯亦貧
公顧時時周其匱人尤以為難里中待公舉火者
數十家故其歿州人思之不置弟子貝羣欽請祀
之瞽宗則公之感深也公淵停山峙音吐如洪鐘
守已不侵一介而推以與人則渥執法不漏一毛
而權以濟變則通故居鄉足以礪俗莅官足以起

敝自牽絲入仕四拜璽書秩躋二品即未盡柄用
而不爲不遭巳生嘉靖甲午某月某日卒萬厯戊
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祖父俱贈如公官祖
母牛母張俱贈夫人元配劉繼王俱贈夫人先公
卒側室王三子長文明光祿寺署丞娶壽官王汝
礪女劉出次文幟廩生娶工部郎中王三聘女次
文友庠生娶休寧籍劉宗賢女王出女二人長適
太學生高建中次適支太美繼王出孫男十天賜
文明出天胤天水天慶天祚天開天祺文幟出天

孫天符天壽文友出孫女四俱幼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某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其貌峩然尊嚴若神敏而寬中易知有親拊循楚蜀彈壓粤秦大雹淸霜以布陽春干櫓禮義韜鈐書詩馬人龍戶松嶺羅施孱者懷惠黠惕其威功成身退求多奚爲譙城之郊有丘穹窿樹檟棼如輔之梓松千秋寘寘往即爾宮以保子孫俾熾而豐

懷泉許隱君墓志銘

許生吳儒從余久其人余良友也生族自唐宋以來居上元之張村余故識其家於生世父懷泉隱君尤習歲時上先人冢君必勞苦飲食之班荊坐談良久乃去頃萬曆丙午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子之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手吳儒所爲狀來乞銘余曷辭君諱承謙字涵卿懷泉其別號也先世代有聞人諱大成者生洪武初實拓其業八傳而生顯文顯文以端謹表於鄉生子淳君父也君生孝友敦厚十歲與吳儒讀書至論

語翁子章儼然作曰孝弟六者非吾黨今日事乎
即以質伯兄而蘄繹其義伯兄吳儒父蒲塘董雅
聞學於鄒東廓先生者也一一開示君深契於心
又問六事行之不盡何謂餘力兄曰六事得之自
然不待勉強故曰餘力所謂從容中道也君得從
容一語佩之終身即倥偬中必以此自驗故居常
若無事然父早逝家秉握之兩世父君率諸從曰
以耕讀相黽勉事毋備極色養食嘗食疾嘗藥毋
少寡而忍嫠居之苦恃有君也父事兩世父事世

母無間於其母亾何母及世父母繼殁居喪戚易
兩至人以爲難先是同居者三世食指日繁不得
巳而析箸田園恣兄弟所擇而自取瘠者壽以徑
賦繁輿産中落乃聚族而謀織嗇力作垂二十年
稍稍還其舊觀里中多嘆服君爲亢宗子矣謂治
生當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買田數頃歲課僮力耕
以給公上而食其餘所入數倍蓰常農生平無他
好獨語及孝弟仁義則亹亹不倦督子嚴甚常令
聞正言見正事凡被服食飲居處研席寧軌於正

羣從中游惰者厲色相戒力田者助之耕歲儉貧交踈昆弟所須不謁而獲顧退然不敢任德也有負責而議鬻妻與產以償者曰若涸鄉吾不忍負也君聞之讓曰誰相迫者乃爲此傷心事乎亟裂券付之鄉人有訟君杯酒中微言解之無不爽然失者橋梁道路佛宇玄祠繕脩者比比疾革語不及他獨敕其子曰族有田去而丁賦存者催科一至轉徙無所吾甚念之能割我遺田歲爲代輸吾目瞑矣故君疾而人爲奔走禱祠聞其沒而弔者

相望巷哭者聲相聞嗚呼賢已距其生嘉靖巳亥九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王氏子二長卽之岳國子生娶李氏繼王氏次之光娶潘氏孫四者昌繼昌永昌岳出必昌光出余重君行誼而傷游從之難再也強爲之銘曰

勤乃集節不嗟取非豐及者賖惠廸吉報匪遐康乃躬大厥家銘有實昭無涯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碩人合葬墓志銘

李君庸卿諱時珍籍山東日照縣配金碩人同縣

諸生金某女君先世家容州勝國時自容而徙日
照也自諱鮮者始鮮生自安自安生聰聰生海海
生玉世力農玉生鸞字應治始詣縣受博士業仕
爲唐縣教諭娶尚氏姜氏姜氏則君母也君事尚
如姜尚疾篤謹奉之以孝聞已喪父哭幾滅性已
二母繼喪則與配金拮据襄事戚易備至不敢以
貧委也始教諭公自唐歸有盜來執之君急呼曰
金在我無與吾父盜執君君與之金四十盜曰若
富人也而金止此耶君輙出教諭手籍示之盜曰

此公讐誤我公信人也乃挾君送郭外則謂曰若當從某路歸從某路則讐伺若殺之矣卒如盜戒得脫碩人於是脫簪珥具脯贄從博士馮先生受春秋業日進於是試高等餼學宮名右諸生間矣一切生產作業碩人治之不以煩君而家乃漸饒君性好施始猶難碩人碩人曰豈君獨爲義也而爲從慂之以故爲德於鄉益力是時里民避苛令引而之他者數百人比編審僅餘君若里正兩人耳君則招閒民耕所遺荒田待之而使使出贖檢

忻州勸族人以歸許其貸均徑地糧不責子錢族人稍稍歸又推以賞里中民里中民亦無不歸者同社登版者驟益四百餘人今語及君無不人人感泣也歲戊子大侵賦不及額者縣逮之無饘食者君出橐金設粥舖之而活者衆他則出積粟賑之約以秋成償於是活者益衆君端謹寡言笑爲文簡而有法乃五試不售篤以行誼爲部使者所賞識且旌其門亾何竟前殁賴碩人經紀之家以不衰先是碩人生子女十人皆夭歎曰可不爲李

氏一綫地耶則爲君置貳王若潘逮潘舉子森王舉子蕃君且五十矣潘又先卒碩人撫二子不啻已出者是時長者十三歲少者八歲耳碩人爲延師除舍治旨脩醪餔相繼二子皆踔發善屬文卒能警君志者以此久之城工興碩人則豫輸甓萬以助令大喜加禮李母纚其雉徑而產不以後破矣會豪横者思中二子也誣以夤緣爲諸生而令亦以此規賄森不平欲質諸郡母曰止彼以利吾財耳若質之則傷令傷令非福也卒傾橐二百金

于令郡守廉知之欲奪金還李母誡二子曰若心
迹白矣曷以金爲卒辭古有不欲爲令詬病也居
恒敎二子壹以敦睦爲先至歷數邑中某成某敗
悉以兄弟故爲之泣下於宗戚中時時問所欲必
使滿視繼母兄弟與母兄弟同人益以此賢重李
母云晚節二子分日以養所娛悅之者百端以稍
留須臾爲快吁此可以知碩人矣君生嘉靖癸巳
十二月十七日卒萬曆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年五
十有七碩人生癸巳六月二十七日卒萬曆己酉

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七森縣諸生娶潯州知州申其學女生孫男一天啓孫女一蕃舉人娶保定府通判厲汝行女生孫男二天相天贊孫女一君以壬辰歳葬宅西考山之原至是二子奉碩人櫃啓其兆而祔焉蕃乃手創事行請余爲志銘嗟乎士不歸厚女有爽德久矣如君夫婦者其生子淩跨時曹拓光先葉固天所以報也銘曰

惤者嗇財忮者嫉美毀人自成其流比比疇能推仁身後人先趙憙振困樊姬進賢故弗遭而遭世

必荷其澤亾子而子神必福其謙嗚呼考山有墳雙玉之藏太史銘之百世其無傷

中大夫光禄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

余曩與王公德履同朝日相過從無厭也余歸田久每憶當世長者輒首屈指公而今已矣子知充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持學憲韓君仲雍狀來乞銘曰治命也余讀狀甚覈而文乃參所見聞而志之公諱守素字德履別號帶河系出太原其先有百歲翁者居石湫里爲溧水始遷祖再

傳艮森公像像生雙塘公鼐是爲公父二世俱贈光祿寺卿祖妣李氏母趙氏俱贈淑人公皃時性不好弄言笑儼如成人甫爲制義衆推其才藻庚午舉應天鄉試分校者擬爲第一人會主司意有他屬欲置之公卷自至几者數四始相顧愕眙曰豈其世有隱德耶更閱而奇之置第七丁丑喪趙淑人公哀毀骨立讀禮暇與里中士研味名理學奇進庚辰成進士授杭州李杭劇郡訟訐蝟集力爲擬剔之有張尚書殁族子爭嗣歷諸李嫌不敢

問公據法立斷而人人厭服公矣浙有虎而嘓者
爲督撫温公所厚公發之督撫力爲辯雪公侃侃
歷數罪狀温無以奪也已乃改容謝公公之不畏
强禦温不終庇私人聞者兩賢之先是杭兵民變
變起當事惴恐不敢發兩臺驟用公謀洶洶者乃
寧定而公亦被金綺之賜又獄失劇盜五人公謀
於守曰盗鎭撫某所禽埧以失伍得長繫與盗相
熟識也曷令其以功贖乎守破械遣之而五人旋
獲壬午乙酉兩同考浙闈舉十八人所得才士人

盛於他時旋承雙塘公訃奔歸巳丑卒喪司李保
定益任職無害銓曹徵茂異補給事中御史牘首
公而章上竟刊去蓋當道者以私郤搕之也尋晉
禮部主客司主事五載歷員外郎郎中會島夷躪
朝鮮挾求封貢廷議多欲徇之者公從告急使刺
得其要疏爭曰清正假道屬國冀窺我藩彼以勝
兵據險未有所害也而匿形請和其詐不可聽乎
酋專夷政久內亂且作師老必自去毋聽便御史
大夫孫公望臨一時少所可見公疏器之復探得

內召不果故內益不平久之孫爲宰乃調爲其屬
稽勳郎由他部郎調吏部　今上來財兩見益異
數也巳徙驗封一年主考功君精强於職時時佐
其長有所推轂退而見其人澹若無意者其愼容
皆此類巳調文選不得　旨以南太僕少卿行三
年改北太僕歷左右通政庚子轉光祿寺卿　東
朝冊立與　諸王冠婚相繼　皇長孫誕生再上
聖母徽號及他告　廟飲至皆非常典禮取給大
官者不訾公拮据程會令史胥不得巧穴中人不

得橫索而事賴以濟然自是用益詘公於壺飧月
溢而不度者什器旬進而不出者符戶日供而不
盡得直者言於　上得有所裁覈優假官私均藉
焉僚屬有所條畫減損過當者公究爲調劑令得
見其長九年之中庖政不見跡而理當是時公名
重朝廷間乃婁推巡撫少司徒南少司馬率不報
戊申言者欲撫公他事不得謂公於中丞不宜公
笑曰吾不宜中丞顧宜光祿耶立上書請解職朝
賢自太宰而下挽留者屨滿戶外公不顧章十七

上始得允公還登太山觀日初出摩蕩雲海間意甚適謁闕里撫先聖手植檜徘徊不能去抵家聚族黨置酒高會語衆曰吾日傴僂金馬門孰若與爾曹杯詠樂也可四月所而公寢疾不能起悲夫余憶公司李時去諸生亡幾耳而籌兵民之變驟如列眉藉令盡其施用功業可勝道哉乃一尼於內召再尼於典銓終尼於中丞侍中公蓋有以自守顧其事秘人罕知者狀言公耻涉迹當塗而不欲顯示崖異爲名高以故人習其厚謹而鮮知其

介特篤論哉余雅推公長者以此事雙塘公以孝
稱痛毋趙不逮養每棒　綸誥泣未嘗不沾衣也
念伯兄蚤逝撫遺孤四人室之婚之延師以就其
業他所收族振貧不可指數欲飭宗祠纂譜牒病
未果臨終屬二子成其志云生嘉靖乙巳十二月
十九日卒萬曆庚戌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六
配武氏封淑人子二長知益太學生後公三月卒
娶徐氏次即知充官生娶陳氏女三一適當塗諸
生孫承順一適太學生武光冊一側室牛氏出字

高淳諸生張司揆孫五弘美弘居弘祐盎出弘朗弘興充出孫女四長適武光京餘未字銘曰

維古名卿誠與才合臣鵠乃立公起明經以冠惠文佐二千石出我老謀戡定寇亂億衆脅息晉典屬國島夷有求繩其不適入領銓司簡要清通以古自力正僕納言在所有聞聲中其實　帝曰爾才進之勳卿大庖是飭一任九載上承下戢勞勩鮮匹滿書三上溶冰衮褒三世同錫念力不任骸骨爲請　帝所閔識馳驛而南日賢大夫萬口嘖

嘖公勤有年歸田幾時遽返眞宅士生顯榮劢則
巳焉公際其特璽書煌煌秩祀自天恩禮靡忒有
墓在原山回水紆靈氣攸集我作銘詩久而不磨
過者必式